

阳光灿烂的肖家后院

文/黄梓荣(美国)

我家隔壁,就是肖家。两家后院,仅隔一堵花墙。

六岁那年,我和肖家后院的故事,几乎是我人生最早的有头有尾的记忆。

午觉醒了,我和母亲一起站在大门口,只等着“笃、笃、笃,卖糖粥”的天籁之声。大铜锅的红糖粥,一分一碗,或城门口的菜馒头,一只二分,这是母亲哄我睡午觉的代价。吃过粥,我要寻地方玩去。那天,我来到了肖家门口,想看看树底下的刺毛虫。

肖家的门口,有两棵树。白杨树上常有毛虫,青桐在春末有落絮。

大门居然开着,向里看,空无人影。我慢慢地蹭进去,前天井一色淡青石皮,赛如八月里的蟹壳。

“喔唷,是黄家的小官人。进来进来,快进来吧。”我一过屏门,肖太太就看到了。她不到四十,是这一带有名的俏女人,为人和气,未语先笑。她拉起我的手,把我带进朝南的厢房。

她从一个罐子里拿出两粒上海奶油糖。我那时以为天下的糖只分两种,一种有糖纸包着,另一种没有。凡是有彩色透明糖纸的,都叫上海糖;凡是上海糖,都是奶油的。我高兴地谢谢上海,谢谢奶油,眼睛只管盯着糖,想吃又不好意思。因为家母教诲云:人家送的东西,不可拿来就吃,要先谢过,然后放在口袋里,拿回家给母亲看过,方可受用。家母十分重视组织原则和程序正当。肖太太自然懂得这个礼数,但她如天上的月亮更懂得我的心。她帮我剥开一粒,把剥下的糖纸折好,和另一粒糖一起放进我的口袋。我红着脸连声称谢,一边把嘴张开:上海的糖啊,真好。“这小人长得真体面,蛮懂规矩。”肖太太对她先生说,“蛮清爽,手也干净。出去玩吧,记得早点回家啊。”

后天井的西面是肖家后院。太阳从院门的缝隙透过来,一条条平行的光线,好像是伸出的细细的手,要拉我过去。嘴里的糖,远没有吃完,而没吃完就没有回家的理由。开了一条门缝,我自然走了进去。

好大的后院啊,在一个小小孩的眼里,简直就是整整一个世界!太阳装满了后院,照得我睁不开眼。朦胧里,只看到隔壁朱家大楼的风火山墙,黑瓦砌出的山墙顶脊,是一道又高又大的圆弧。故乡的人,与徽州不同,对圆弧山墙的审美,似乎更钟情。黑瓦,白墙,蓝天,白云,优雅的弧,整齐的瓦,一起守护着满园的民间春色。

后院青青,闲花紫紫。说不出什么草,也说不出什么花,只觉得到处是花到处是草。就在这花草中,有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,小路引出一个井台,井台上一条舒舒的井绳,连着一个黄黄的木头吊桶。井是不可以看的,井里有东西会把小孩拖下去。

太阳,满园的太阳!那天的太阳真香,因为她,青草才有了清香,小花才有了花香,庭树才有了木香,青苔和湿土才吐出氤氲。

芬芳的阳光深处,是“咕咕咕”的鸟叫,人间四月鸪天。我家后院的六婆婆,叫它“Bie-gu-gu”,我至今不知其写法,但我猜想,六婆婆是以音名之。大概就是杜鹃,或称布谷鸟,那时真多,每天下午都会听到。

我沿着小路,走过了井台,贴着花草的摩挲,走过散乱的石凳石桌,花盆酱缸,慢慢来到了小路尽头。左边是一棵,或几棵很大的树,树枝一直伸过灰色院墙,右边是一扇又重又老的院门。太阳又是透过宽大的门隙,直直地照过来。不知在何时,嘴里的糖吃完了,可我还是不想回家。

后门,并不锁。后门开开,下面是一条小河,就是古城里有名的玉带河。我扶着门墙,站在河埠的条石上。太阳直直的,照得我睁不开眼,我只好向河的两头看。那是一条直直弯弯的水巷,两边都看不到头,两岸的高墙,拦住了阳光,水巷变得深邃而清凉。没有人,没有船,一片宁静。

“哎,小孩不要动,你不好下来。”忽然,河对面发出一声喊。我定定眼,原来对岸短墙里有三个小女孩,她们刚洗过了头,正在河边小院晒头发。一坐二站,依偎在一起,大的正在给小的梳头。

那小孩子拿着梳子的手,在空中画出一个半圆,而怡然静止。转过头来,隔河定定地看着我。她柔柔的手和梳,圆圆的臂弯,飘飘的长发,美丽的衣衫,那三姐妹青葱无邪,浑然一体的梳妆身影,在逆光里聚焦,宛如一幅古典主义的斑斓画卷!诗意少女,如歌如梦!还有这枕河人家的灰砖白墙,黄石青藤间的悠长水巷,后院里满世界梵高式的金黄太阳,蓝天深处的声声布谷,以及我周遭空气里的阵阵芬芳……所有这些,就是我最早最完整的童年记忆和小城故事。几十年来,这“好的故事”常令我半夜梦回,不知身在何处。

“阿唷!你走到这里来啦?”不知何时,肖太太从我身后一把抓住了我的手,“吓煞人也,你这个小祖宗。好,好了好了。”肖太太真是一个好人,没有一个颜色,没有一句责怪,径直把我送到家,交给我母亲。“啊呀,肖太太,原来在你家啊,给你添讨厌了。”母亲又说我,“你也不声不响,害得我弄堂口到处找。”我什么也没说,只是从口袋里,拿出了糖和糖纸,给母亲看。母亲自然又是谢过,她们到底后来又说了什么,我也不知道,反正肖太太到底没有告我一状。

那天下午,阳光灿烂的肖家后院,已然是我永久的生命记忆。她无有阴霾,无关沧桑;她只有高贵的邻里,宁静的巷陌,和守望相助的人间。那年1955,我刚六岁。■

母亲再来已是八年后。那阵子,城市已变成了大工地。能造楼的地方,机器都在轰鸣。校门外的小公园,也在大兴土木。单位恰在城郊接合部,周边到处都是岔路,母亲出门,十次有九次迷路,但老人硬是凭着依稀的印象,一次次找回来了。

但那天傍晚,母亲终于走丢了。只好打了110。过了一会儿,母亲被人送回来了。原来母亲外出散步,在一个建筑工地边转了向。母亲端着一茶缸子水,边喝边用毛巾不停地擦汗,自嘲地笑着,老了老了,年轻时到乡里去开会,夜行十八里地,没觉得累过,现在就这两步路,竟难着了。

迷路

文/李雪冰

下班回到家,没看到母亲。想想老人家可能出去散步了,就不免有点着急。人生地不熟的,母亲会去哪儿呢?

这里的环境,着实令人不放心,十几栋高楼,外观大同小异,楼下不远处的一条河,散发着龙须沟的气味。下班高峰时,车像火柴盒一般,一辆接一辆。从偏远小镇来的母亲,能找到回家的路吗?

在我生活三十多年的这座城市,母亲共来了四次。第一次,我分了一间小平房,里面住我们小家,外间让母亲住。家里一有客来,母亲就躲到门外的小厨房,在报纸上练字。那些日子,母亲帮我哄孩子、买菜,还没有忘记买些鼠药,撒在厨房墙角边。可老父亲在老家,还得有人照顾,母亲住了个把月,就回去了。

第三次搬家,我住进了楼房,母亲的腿脚不太好,下楼不便,散步少了。下班回来,母亲总是坐在那儿,拿着一本小人书。有时,盯着电视好像看得入神,问起母亲看什么,老人抬起头来,缓缓地说,现在电视节目不好看,看不懂。有时,母亲扶着阳台,望着远处某个树林掩映的地方,嘴里会冒出一句“那是一处什么所在”?那口气,活像古代行军时吹马歇息的主帅。也许,那会儿,她的思绪又回到了青年时代,想起夜行十八里地的岁月了吧?

终于熬到拥有一百平米房子时,母亲已68岁了。遇到的第一个难题,就是如何在这外观几乎一模一样的高楼群里,准确地找到要找的蓝天园1栋2805室。不知有多少回,母亲摸到了蓝星园2栋2805,或蓝云园5栋2805。有时,母亲到某一栋楼的门口,用钥匙反复开门,却迟迟打不开,不由嘀咕,怪了,怎么就这一会儿,钥匙就不管用了呢?

门外有钥匙开锁的声音。一开门,喜出望外,母亲回来了!老人气喘吁吁,进门往椅子上一坐,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原来,母亲这回真的迷路了,在十几栋高楼间,越走越找不到回来的路,只好在路上拦了一辆马自达,让车主往蓝天园方向开。车主开口要五块,半路上,母亲摸摸口袋,对车主说,我只有三块钱,就在这里下车吧。那车主竟就弃母亲而去,母亲就在这钢筋混凝土的“树林”里转啊,转啊,一直转到了现在……■

双桥老屋的变迁

文/张奇寒

故乡周庄的双桥西堍有一座老屋,它有四楼四底的空屋,原有的地板都被拆除,留下一个空壳子。破屋外杂草丛生,这儿做了几十年的煤球厂。

那年我回故乡,发现煤球厂变成了风格别致的“逸飞之家”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,我接待了来自上海的旅美画家陈逸飞。他一踏上这块土地便拍了十几卷的胶卷,带回美国画了三十几幅江南水乡油画,在纽约黄金画廊中展出后,被石油大王哈默全部收购。次年访华,他把一幅“双桥”油画送给邓小平。当我得知这个新闻后,千方百计地去要到这张照片,撰文《双桥走向世界》,很快发表了。

陈逸飞因《双桥》与周庄结缘,周庄因《双桥》而走向世界。从此,他每年要来看望周庄。一个春日,他随周庄人走过双桥,在双桥西堍突然停住,对煤球厂里的四间空屋和一片园地流连忘返,仿佛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有情有义。他说和这片土地缘分与生俱来,急着要了解相关历史。我特地帮他去查阅资料,得知这里曾是一所沈氏义庄小学,是教育家沈根黄卖掉五百亩田产所建……我把资料交给陈逸飞,他百感交集地说,艺术的感觉是相通的。镇上人心目中一个破败不堪的旧屋,在画家心中是一块文化瑰宝。他想把这块土地买下,建油画工作室。周庄的父母官对他说,只要你喜欢,我们送给你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没想到第二年春天,陈逸飞劳累过度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周庄一百多人去上海向画家的遗体告别。

事后,为了纪念陈逸飞,遵照他生前的愿望,周庄在煤球厂的旧址上建起了一个“逸飞之家”。在陈逸飞遗孀的配合下,成千上万的海内外游客欣赏到了陈逸飞大量的经典作品。■



重门 摄影/谷以成